

複調敘事下的英雄辯「義」— 以《英雄志》中「觀海雲遠」為例

彭若愚*

摘要

在武俠小說中，「義」是俠客英雄形象建構的主要部分。無論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大義；義氣相酬，輸肝剖膽的情義；路見不平，仗劍任俠的道義；報君知遇，鞠躬盡瘁的忠義抑或是寬忍忠恕，匡扶義理的仁義。它們都為武俠小說裏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質提供了旨歸，為他們的英雄志業與功績創造了足可依循的行為模式和欲望動機，從而使其形象特質熠熠生輝，光耀千秋。故有「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說法。然而在孫曉的《英雄志》一書中，傳統的俠義觀念遭遇到解構，「始終無二事，貫穿只一人」的單線順時敘事結構也被打破。書中四大主角「觀海雲遠」展開了對「義」的審視與省思，並以各自抱持的價值理念在作者借助「複調敘事」的調控總攬之下，形成了一場「眾聲喧嘩」的英雄辯「義」，別開生面的上演了一出一般武俠小說中罕見的「靈魂搏鬥」。

關鍵詞：孫曉、《英雄志》、複調敘事、辯義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hero's debate in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Taking "Viewing the Sea and Clouds" in "Heroe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martial arts novels, "righteousness"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roic image of knights. Whether it is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great chivalrous person; the love and righteousness of giving reward to the liver and the courage; the moral and righteousness of the sword and the sword when the road sees injustice; the loyalty of repaying the emperor and knowing the situation, loyalty or forgiveness and forgiveness The righteousness. They all provide the purpose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研究生

for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the heroes in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create sufficient behavior patterns and desire motives for their heroic ambitions and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ir image characteristics are shining and glorious. Therefore, there is a saying that "righteousness is not a chivalry, and chivalry is not righteous." However, in Sun Xiao's book "Heroe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hivalry has been deconstructed, and the single-line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re is always no two things, and only one person runs through" is also broken. In the book, the four main protagonists "Guanhaiyunyuan" started to examine and reflect on "righteousness", and under the author's control and control of "polyphonic narrative" with their own values, they formed a "public voice" The heroic defense of "Noisy", "righteousness", staged a rare "soul fighting" in general martial arts novels.

Keywords : Sun Xiao、《Heroes》、Polyphonic narrative、Justification

前言

《英雄志》是一部當代武俠小說，作者是臺灣作家孫曉。他 1970 年出生於臺北，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後又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攻讀公共政策碩士。現於企業界任職，亦為武俠小說作家，代表作有《英雄志》、《隆慶天下》等。2000 年與人合資創辦「講武堂」，旨在出版最好的武俠小說和教授人們寫武俠小說，並發表第一部長篇作品《英雄志》，目前仍在創作與發表之中。全書現有二十二冊，三百二十萬字。它被稱為是具有「清明上河圖」風貌的武俠小說，兼備「古典之性格」、「後現代之結構」。網上譽其為「金庸封筆古龍逝，江湖唯有英雄志」，其剛毅深沉之筆風、以武犯禁的命題、蒼涼濃郁的大時代感，在近二十年的華文創作圈裏堪稱異數。

《英雄志》為人稱道之處，在於為武俠小說注入濃厚之人文思想，全書借由複雜的主線與支線交互穿插，烘托「英雄與天命」的主題，這些努力與嘗試在武俠小說創作裏甚為罕見，使武俠小說不再是「成人的

童話」，而能負載沉重之命題與哲學思辯。

《英雄志》可以說是一部「多聲部」的「複調小說」。它在敘事學的層次上，以複調來突出小說在敘事觀點上可以表現的複雜而又豐富的意義。書中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識和意識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展示世界是許多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觀察或活動的舞臺，是眾多個性鮮明的獨立自主的聲音在交流和爭鳴的舞臺。上到帝王將相、公侯伯子男，下至平頭百姓、引車販漿之徒都有自己的立場角度與發聲空間。書中的四大男主「觀海雲遠」更是為各自交出自己的英雄志業，表達出了與傳統武俠英雄「俠義」認知有所區隔的倫理觀念、價值信念和行動理念，形成了眾聲喧嘩、英雄辯「義」這樣上升到道德的反思與辯證的小說主題。

一、孫曉的敘事策略

作為一部被認為在近二十年華文創作圈中堪稱異數的武俠小說作品，孫曉在武俠文類創作中最為突出的貢獻便是他對傳統武俠小說敘事模式和情節結構上的揚棄。這並不是說他的武俠小說就此「非武俠化」了，事實上他的《英雄志》早期情節發展還是有模仿金庸等武俠小說家的痕跡，如燕陵鏢局被滅門（對應金庸《笑傲江湖》裏的福威鏢局）、爭奪羊皮紙上的秘密（對應《笑傲江湖》中福威鏢局袈裟上祖傳的辟邪劍譜），甚至包括前期最主要的反派角色卓凌昭及其得意絕學劍芒，亦可對應到金庸《天龍八部》中隨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攻上縹緲峰靈鷲宮的一字慧劍門耆宿卓不凡（其劍招絕學中亦有劍芒此技）。但孫曉同樣有他的突破與創新。首先他的《英雄志》並不依循於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在其著作《閑情偶寄》中所提出的「始終無二事，貫穿只一人」的單線敘事結構，而是大膽採用了四位男性主角的多線交織敘事結構。更為特別的是，小說的敘事視點甚至並非只歸屬於四位主角，而是穿插變幻，遊移不定的。這正是複調敘事多層次、多剖面、多聲部的敘事基礎。

在孫曉《英雄志》開篇的頭兩卷《西涼風暴》與《亂世文章》中，他的寫作手法尚是金庸小說式的，如果深入追溯的話，也可以說是「流

浪漢小說」式的情節架構。這點可以從兩卷主人公的命運（伍定遠為保羊皮逃亡入京，盧雲含冤蒙屈漂泊至京）得到印證。可在這部卷帙浩繁的武俠巨制漸次成型以後，我們才能從孫曉創作野心的端倪中窺見他敘事策略的本來面目。孫曉這種千頭萬緒、多線並行而又彼此交織的創作手法，顯然是有受到西方文學，尤其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家雨果（Victor Hugo）的作品影響。雨果的浪漫主義文學風格強調小說中的一切部件、一切構設都是作者強烈的主觀擴張與未加控制的抒情傾訴的手段與途徑，但他又喜以現實題材進行創作，追求複雜的多元、多頭緒的生活事件。像在《悲慘世界》中便可看到冉阿讓（Jean Valjean）與芳汀（Fantine）、珂賽特（Cosette）、馬呂斯（Marius）、伽弗洛什（Gavrosh）等好幾個天南地北，本來各不相干的線索相互穿插。這也是孫曉公開承認有閱讀過並從中汲取養分的作品。如果說雨果這種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寫作風格是為最大程度引申出作為他思想核心的人道主義精神，那麼孫曉亦然。

《英雄志》，顧名思義，就是英雄的故事。孫曉自言單單英雄兩個字，便顯示了作者的浪漫傾向：英雄主義。但孫曉的英雄主義並非是家國天下式的，他以帶有人道主義關懷式的創作手法不斷去形塑英雄，又解構英雄。在他的筆下，王侯將相，庶民百姓，皆有可能為英雄。英雄俠義，已不再有一定之規。借由他跳切輪轉，散點遊移的敘事視角，每個人物都得到了發聲的空間餘地，共同參與到論辯英雄之「義」的平臺場域中去。

此即是為何小說進行到第十五卷《鎮國鐵衛》之後，會有讀者反映小說拖遝冗長，情節缺少實質性進展的緣故。因為此際的孫曉，開始逐步充實起自己小說世界的全景面貌，踏出了朝向複調敘事的關鍵一步。他利用這種敘事上的延宕和跳躍，將小說敘事的均勻節奏打亂，以便將故事的主要矛盾從「路障」的設置中抽離開來，轉而覆蓋到整個小說人物思維對話的廣場平面上來。也是在這個階段，孫曉愈來愈多的以全知視角參與到人物的內心自白之中。如在第十七卷第一章〈英雄墳場〉末尾，「小呂布」韓毅捨身搏命拖住伍定遠，為李鐵衫、郝震湘二人贏得生機，一段旁白式的文字緊隨而出：兩人雖在激戰中，心中卻都在高聲悲

號：「誰能告訴我？這場無情的大戰究竟還要打多久……」¹再如小說第十五卷第一章〈大施主〉中對楊肅觀內心的一段描摹：「二十六年的生命裏曾有人攔阻過他，那不只是一個人，而是八方鎖鏈，將他緊緊綁縛。父親的權謀、母親的涼薄、上司的猜疑、師父的執念、同儕的妒嫉，種種綁縛隨著朝廷局勢的起伏將他拖向無邊地獄。人人都在運用他、污染他，讓他成為黑汙罪業中的一把血刀。經過了無數年的煎熬折磨，沒人留意到刀口已經卷了，代罪羔羊的心也已碎了。當漩渦旋到了最緊處，痛苦與挫敗達到了最頂峰。縱使上天不給他活路，他還是會憑著自己的本能殺出重圍，讓他從十面埋伏中破繭而出，再次回到他該有的位置。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孽龍即將蘇醒，由「修羅王」親手將它喚醒，讓它再次向空怒號。」²

複調小說的敘事技巧原不僅是一種小說藝術的創作手法，更是一種獨特的認知話語和思維方式，在深刻剖析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狀態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魅力。米蘭·昆德拉(M. Kundera)認為，「偉大的複調音樂家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聲部的平等：沒有任何一個聲部可以占主導地位，沒有任何一個聲部可以只起簡單的陪襯作用。」複調敘事結構的小說各條線索「缺一不可，相互闡明，相互解釋，審視的是同一個主題，同一種探詢。」³而孫曉在他的這部《英雄志》中，通過運用這種敘事筆法，以近乎全息生態描摹的方式，成功勾勒出了一幅跨越景泰、正統兩朝的眾生相。借由不同的身份立場與視角觀點，對各方勢力各樣人物的觀念不予置評，只做呈示，使小說角色及其命運不單一的被作者的個人意識所支配，讓他們以平等的對話形式共存於某一特定的情境或統一的事件中，形成理念的激蕩與意識的激辯。這既是《英雄志》這本小說在敘事技法上的豐富與奇特，也是作者孫曉在建構小說的思維過程中統攬全局的重要手段。

二、楊肅觀的政義

¹ 孫曉，《英雄志卷十七：天之正道》（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3年1月），頁79。

² 孫曉，《英雄志卷十五：鎮國鐵衛》（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2年1月），頁109。

³ 米蘭·昆德拉(M. Kundera)，《小說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8月），頁90、頁95。

楊肅觀是《英雄志》一書中身份最為複雜，也最具政治性的人物之一。他是風流瀟灑、心機深沉的貴公子，是算計天下，度量蒼生的大掌櫃，也是創立佛國，運持六道的修羅王。他的人物形象，可以說是歷朝歷代政治菁英的典型範式。他以一人之身，承托起整個正統王朝的江山社稷。他不是盧雲，不會糾結於什麼才是對錯之分的公理正道；他不是秦仲海，不會一怒揭竿而起、牽動千萬黎民之恨後轉身遁逃；他不是伍定遠，不會困惑於蒼生和個人恩怨而茫然無措；他是楊肅觀，一個滅世又濟世的掌控者；敢於把理想付諸實際的實幹家，顧倩兮口中的真正英雄。

雖然他在小說中甚至四位男主角裏都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相比起其他三位，他更像是一個旁觀者，在灰暗世界中沉默的人（孫曉語）。楊肅觀是一個旁觀者，在灰暗世界裏沉默的人，他和盧雲不一樣，他不喜歡大放厥辭，也不輕易批判這個世界。當然，他和伍定遠也不同，他根本不在乎秩序的毀壞，或是所謂「正義公理」的大崩潰，楊肅觀不在意這些形上符號，他完全就是旁觀者，這一點他和秦仲海更為相似，但楊肅觀又與秦仲海不同，秦仲海追求自由，楊肅觀卻從一開始便背負著無數人的希望，包含他的父親，以及他的師父，最後楊肅觀完成了他們的心願，建立了正統朝廷，卻也消滅了所有的人。從旁觀者到懲罰者，楊肅觀執行了世界的因果律，懲罰了整個灰暗的人間，這份處罰也包含了他自己。他成為另一個灰暗世界的代表人。

楊肅觀與我們所熟知的常規武俠小說中英雄俠客形象不同的是，他既不是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也沒有鮮衣怒馬快意恩仇的疏狂豪邁。在小說後期的他，與堅持儒俠「仁義」理想的盧雲相觀照，是另一個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大佛國）。他對「義」的理解是「政義」，這是他畢生的道統。試看他來如何自解其「政義」：楊肅觀環顧堂下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這個政道，其實也就是正道。然諸位可曾想過古人造這個政字之時」手指提起定向牆上那個「政」字道：「為何要多加一個文字邊？」牟俊逸冷笑道：「拿著正字作文章啦。」楊肅觀微笑道：「說得好。正道者，所行皆為對的事。政道者，所言必是對的事。這個言字呢便是讓你打從心裏相信，我所作所為的這一切」行下臺來，俯身

望向牟俊逸，握住了他的手，靜靜地道：「都是對的事情。」⁴

楊肅觀的「政義」實際上就是「文以飾其正」的正義。他並不相信世間有絕對的公理正義，但他信篤並踐行修飾過的正義。正如他「餓虎食羊」理論的本質在於這是不可改變的，是六道輪迴的規律。他對這個灰暗的世界不抱期望，改變不了規律的他，唯一的辦法是「天地罪孽盡歸吾身」，由他來承擔運行此規律所必須承擔的「惡」。他的「天地罪惡盡歸吾身」也並非是消滅罪孽，而是修飾罪孽。老虎吃羊是殘忍而痛苦的現實，但通過楊肅觀來殺羊喂虎，則顯得似乎可以讓人接受。他即是那個「文」，或者說是個過濾器。罪惡通過他的過濾，也就成爲了「正」，這便是他「政義」的核心要領。而他借此所要實現的理想，便是他對師父天絕所言的：「欲救眾生苦，須持修羅法。修羅王臨，眾生無懼死，無懼死則無心苦，無心苦則無悲無淚，如此天下安樂矣。修羅王臨，生不能使之喜，死不能使之懼。生者不戀生，生非生。死者不懼死，死非死。唯此，萬物停爭息鬥，輪回終有休止一日。」他對「政義」的理解與追求，事實上是一種「獨斷論」的政治信念。他的大佛國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無悲無喜非生非死。所以在正統朝一直同他作對的馬人傑知道，自己不能倒。等他倒下後，正統朝也要結束了。因爲「修羅王」即將從天界啓程，接管人間的一切。那一刻天下會化爲一個安安靜靜的煉獄，自此六道噤聲，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音。他的師兄靈智評價他：「無愛無恨，行屍走肉。」他的政義不爲救人與救己，乃是遵循他所認知的「天地之規」，罰人罰己。

乍看上去，楊肅觀的種種作爲都像是反派的標配，是歡樂人間與仁愛天地最大的阻礙者。但孫曉創作的突出之處就在於，他並沒有將楊肅觀塑造成一個充溢著權欲野心，亟具政治企圖的扁平化人物形象。如前文所述，給楊肅觀的定位首先是一個政治菁英。而孫曉本人對政治菁英有著一段頗爲精準的評述：「真正會下令殺人的政治菁英，絕少貪污，他們都異常虔誠廉潔，帶有某種價值理念，因而也異常殘忍。他們甚至具有神佛般的崇高自尊。」楊肅觀即是如此，他所作所爲的一切，並不發

⁴ 孫曉，《英雄志卷二十二：八王世子》（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8年3月），頁91。

自他個人對權勢與名利的欲求，而是出於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及其個人信仰的踐行。英國作家毛姆（Maugham）曾在其著作《刀鋒》裏寫過這樣一段話：「自我犧牲是壓倒一切的情感，連饑餓和淫欲與之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了。它使人對自己的人格做出最高評價，驅使人走向毀滅。」⁵楊肅觀無疑是灰暗世界的犧牲者，而在他的犧牲過程中，他自覺了悟。他決心擔負起罪與罰的輪回，承負起終結與重整的使命，以近於法家的一些思想碎片（制度比個體更重要），去讓他眼中不存在任何「義」的醜惡世界歸復到虛無的寂滅之中。他將作為萬物的法度，這個世間的執法者，將這一個無「義」的世界引領到擁有絕對之「義」的全新境界。這個「義」即是他的「政義」，是他的佛國，是他為天下蒼生所創制的法度，用以攔截世間的醜惡，阻隔真實的殘忍，修飾幻滅的信仰，營造他所允准世人看到的一切。

這種精英主義式的一刀切，不存利己之心的獨斷論主張以及文以飾正的宣導就是所謂「政義」的旨要。它同時也是對人世正義一次強有力的質詢與反撥，在無法確定天下會否真的有公理正義存在的前提下，「政義」究竟是濟世的靈丹還是覆傾的鴆酒，作者尚未給出答案，暫且也像正義是否存在的論題一樣，留下令人反復酌量的省思。

三、秦仲海之情義

秦仲海是《英雄志》中最具解構主義色彩的人物。他為征西大都督武德侯、前怒蒼山主秦霸先之子，九州劍王方子敬之徒，善穆侯柳昂天手下頭牌猛將，與楊肅觀並稱「文楊武秦」，另有外號「火貪一刀」。正所謂「侵掠如火，嗜血成貪，火貪一刀，殺人何須第二刀」。這樣一個愛憎分明快意情仇的豪勇梟雄，也正合天下第一反賊的設定。然而他興兵雪恨為父報仇的造反卻不過是個幌子，他真正借此追求的，是反抗一切束縛，打倒所有威權，過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日子。同楊肅觀相似，他也不相信世間有任何絕對的公理正義，他更無意於去負擔和承載什麼，他是秩序的天然解構者。他重視情義，理想的生活如他自己所言：「今日

⁵ 毛姆（Maugham），《刀鋒》，周煦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3月），頁214。

戰場上揮別的弟兄，昔日生死相知的愛戀，只要能共聚一堂，那便是快活人生。」也如他對靈智方丈「親痛仇快」擲地有聲的反駁：「造反便是造反，哪有什麼親不親、仇不仇的？大師的「親痛仇快」四個字只有兩個字是我要的。」⁶跟著豎起中食兩指厲聲道：「痛快！」所以他起兵造反之時，可以對昔年同為四少的伍定遠不假辭色，對楊肅觀心存忌憚，唯獨對曾同生共死的盧雲喜笑顏開不管不顧，縱然千夫所指，也要見上一面。

但自由主義者的困境在於，他享受情義之樂，卻很難甚至不願承負相應的責任與羈絆。當他割棄所愛，將言二娘還君明珠推讓給小呂布時，他解構了愛情，殺死了自己的一部分。青衣秀士恭喜他終於成爲了自己的父親秦霸先，因爲要做真正的大人物，第一個要殺的，便是他自己。聽到這話時秦仲海的反應如書中所寫是：秦仲海聞得此言，不覺大驚失色。腳下一軟已是跌坐在地.....在這悲鬱的剎那，秦仲海緊握雙拳，竟爾仰天狂笑起來。天上鳥兒對對翱翔，林間鹿兒依偎成雙，卻獨獨那高崗猛虎，永遠形單影隻，在那荒野間孤身低吼。千辛萬苦到頭來，原來這便是自己追逐的人生？⁷這是他決意起兵造反以來第一次感到了迷惘與惶惑。也是從這刻起，他的情義有了缺憾，但還可以理解爲是兄弟情義大過了男女之情。而到他爲了滿山兄弟的安危快刀誤傷盧雲，令自己恩師失望而走的時候，傳統武俠基本的情義底線就徹底崩塌了。等他爲了爭取時間捨棄尊嚴和原則的那一跪，東風吹醒英雄夢，一夜白髮的他就真的將曾經的自己殺死了，從此以後，他終於成爲解構一切的怒王，成爲修羅王（楊肅觀）真正意義上旗鼓相當的對手。

可他到底與楊肅觀不同，楊肅觀的「政義」是解構以後的再建構，通過自己維持這個世界的規律和運轉。秦仲海卻不是，他是徹底的解構主義角色。他要反威權、反秩序，可反著反著，他疲累了、無聊了，他自己也忘記爲什麼要反了。兄弟情義饑民湧聚的負擔讓他覺著沉重了，於是他想要撻挑子了，去尋找自己的老情人和親生兒子，回頭重溫自己

⁶ 孫曉，《英雄志卷十三：海上孤鴻》（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9月），頁168。

⁷ 孫曉，《英雄志卷十三：海上孤鴻》（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9月），頁168。

最初想要的情義感受，去再啓那個被無奈拋棄掉了的單純聚眾造反嘯聚山林的「家家酒遊戲」。要成爲一個領袖，需要有指導思想或信仰教義爲佐，楊肅觀有他的「政義」，而秦仲海，天生的懷疑論與解構主義者，從來就不會有這些被他視爲洪水猛獸的「綁縛」。他在乎的是情義，往大了談，是輸肝剖膽義氣相酬的惺惺相惜。往小了講，不過是一種情緒上的滿足。所以什麼報屠家滅門之仇，雪刺面斷足之恨都是一時之怨恨，吾乃天地第一高、此生不必跪人的信條也是一時之暢快，這些都不足以支撐秦仲海的反賊事業。只有當他拋棄一切，解構所有之時，他才真正背負上對這個世界，對王權帝力的刻骨仇恨，以反叛者的角色展開對抗。可在十年大戰後，他個人意志越來越被卷裹進兩方勢力的角逐中，他行爲的初衷是自由，但做出的一切努力與抗爭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惟有逃避一途。

秦仲海本質上是一個「孩子氣」的自由主義者，小孩子對情義的認知是天然而純粹的，是純然快樂的，所以他拒絕成長，與一切成人世界的綁縛做鬥爭，向成人現實複雜的情義羈絆擺手遁逃。他對義的認知是「情義」，是「義氣」，一起發場怒，朋友盡歡，愛侶相攜，做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享樂者。在小說第十三卷《海上孤鴻》第十章〈鬼門開〉中，有一場秦仲海與楊肅觀在少林密道攤牌決戰的段落描寫就反映出他這一性格特徵：那人似知秦仲海性格剛強，只見他緩緩站起身來道：「我最後一次勸你，你我和戰之間攸關天下氣運。令尊一生爲武英皇帝奔走那是何等忠義？等你觀過密本便知朝廷是非善惡……」秦仲海打斷他的話，把密本往地上一扔怒道：「放屁！你這狗雜碎給老子轉過身來！管你什麼是非善惡！老子造反是造定了！便天王也攔不得！武英也好、景泰也罷在老子眼裏都是屁！」那人聽得狂吼怒號，霎時深深吸了口氣，他也不再隱藏面貌，轉過身來面對著秦仲海。滿室藍光照得那人面目更加陰森，秦仲海見了那人臉面不禁全身巨震如中雷擊。「是你！」「是我。」這偷竊奏章於前，毒害劉敬於後，令得自己坐牢遠走的大仇人居然是他？秦仲海咬住了牙，為何劉敬會兵敗如山倒……為何天絕強邀自己上山……此刻都有解答。原來自己早已被人狠狠掐住，直如

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他臉上肌肉扭動，極見咬牙切齒之恨，面色卻又隱含無盡悲涼。秦仲海昂起頭來，把手上鋼刀握緊，鬚髮俱張，神色如同魔王。沉聲道：「為什麼？」那人搖了搖頭道：「不為什麼。人生有許多無奈事，不是自己能決定的。」秦仲海豁了出去霎時放聲大笑，厲聲道：「說得好！」方子敬曾說過當你遇上這一生的死敵之時，你便能練成那招：「烈火焚城！」秦仲海舉刀過肩，仰天怒吼道：「不必廢話了！少林第三戰，這就來吧！」⁸

秦仲海此際對楊肅觀的仇恨僅僅是出於在劉敬事件中被自己相信的同僚所害的憤慨麼？恐怕不盡然，秦仲海的表現更像是一個被打破了玩具的孩子，忿怒難過之餘，還有深深的不解與不甘。因為他情義遊戲的幻夢被狠狠擊碎了，業已踏上修羅王之路的楊肅觀幾乎是像扇了秦仲海一記耳光般地告訴他：「別再執迷於小孩子的家家酒遊戲了，你是時候成熟點了。」正如他回應秦仲海的那句：「人生有許多無奈事，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但這對秦仲海來說這個回復則無疑是天大的嘲諷與最不願耳聞的話語。須知他其人最為看重的便是情義與自由，卻在楊肅觀面前顯得是那樣幼稚與脆弱，他視之如珍寶，而楊棄之如敝屣，甚至包括之前種種自己的被算計被左右似乎都為楊肅觀的表態烙下印證，這令他絕對無法忍受。秦仲海之情義在現實面前的局限是一覽無餘的。「他是典型的政治威權反抗者的代表，他有怒氣、有暴力、有衝動，但並無理性的關照，更乏前瞻的眼光。」⁹他的「義」乃「活在當下」的快適，是個人吉光片羽的情緒意念而非有道可循的行為理念。

四、盧雲同仁義

盧雲可以說是《英雄志》四大男主中最接近傳統武俠俠義精神的儒俠形象代表了。他出場便以口宣橫渠四句為號，彰顯出自己身為儒生的俠義仁心。在書第十四卷《正統王朝》中，他攜帶尚是嬰兒的阿秀投奔怒蒼山，途中遇見蒙古凶徒薩魔對百姓逞兇施暴，明知凶多吉少也毅然

⁸ 孫曉，《英雄志卷十三：海上孤鴻》（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9月），頁181。

⁹ 林保淳，〈顛覆與創新—孫曉《英雄志》述評〉，《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02期，頁34。

捨生忘死挺身而出。對方喝問來者何人之時，他只回了句：「讀書人。」¹⁰正道！不是靠夫子恩賜而是用鮮血守衛的！他將對「正道」的信念抱持終身，一以貫之，自言：「所謂正道，就是做對的事情。大是大非之前，並非拳頭大小、人多人寡便能左右。皇帝也好、百姓也好，都不能折我分毫。」令他的岳父顧嗣源都深受打動，而在移宮案中堅執不屈，說出：「吾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茲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讀其遺事亦為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雖不能視富貴若浮雲，然立心之本，豈能盡忘？我身入桎梏，我心受桎方，天地大無恥，吾對之以二字，曰……正道！」這樣的慷慨陳詞。然而就是如他這般文修武備心繫蒼生的儒俠，卻並未能依照常規武俠小說中主角路線一樣，以武制敵，以德服人，匡扶義理，俠名遠播。反而成爲全書中命途最坎坷，前路最彷徨的人物，多數時候一直處在被「流放」與「邊緣化」的尷尬境地。蓋因他對「正道」的認知自有一套理念，他不會屈從於強權帝力，不會依附於命理天意，甚且不會聽效於世間毀譽，去做那些不符「仁心」之事。從道不從君，盧雲心中的仁義，並非是只關係到天下國家、民族氣運的濟危扶傾，而是在二人之間。他說：「仁者，二人也。兩人之間的事，便是「仁」了。凡事都替另一人想，那便是發乎心。待得所作所為皆是為旁人好，那便是止於行。兩者皆備，也就差相仿佛了。」¹¹

在儒俠的建構與認知當中，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章太炎就有嘗試析論一二。他以儒家經世濟民之心，輔以俠客元氣淋漓、積極無畏之氣，認爲：「世有大儒，故舉俠士而並包之」，而「刺擊者，當亂世則輔民，當平世則輔法」，則更是儒者之義（殺身成仁）的實踐，儒者之用（除國之大害，扞國之大患）的發皇。¹²但誠如林保淳在其《縱橫今古說武俠》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章太炎的儒俠論調，對『儒』或對『俠』的精神與形象皆未能具體掌握，不過是因時趁運，抒發其對當前國家多難時局的一番政治主張罷了。」¹³而有趣的是，在孫曉的小說《英雄志》中，就爲

¹⁰ 孫曉，《英雄志卷十四：正統王朝》（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91。

¹¹ 孫曉，《英雄志卷十四：正統王朝》（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12月），頁226。

¹² 林保淳，《縱橫今古說武俠》（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年7月），頁140。

¹³ 林保淳，《縱橫今古說武俠》（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年7月），頁143。

盧雲安排了這樣一個有可能成就章太炎口中儒俠義舉的「機會」。小說第二十卷《保衛京城》第八章〈天機〉一節中，義勇人頭目祁郎中勸誘盧雲刺殺楊肅觀：觀海雲遠，四大宗師，誰也不怕誰。全場士氣大振，盧雲卻還是一臉孤寂。那首領道：「盧雲你一生志業便是『為天地立心』，如今殺一人以救天下，你為是不為？」盧雲望著地下逕道：「不為。」¹⁴在場眾人紛紛揣測盧雲心意，有如靈智方丈者以為他畏懼楊肅觀手中的絕世利器神劍擒龍，也有如祁郎中者慮及他心念已嫁做他人婦的昔日愛侶顧倩兮，卻都沒有考量到盧雲內心有關「仁義」的自覺。殺人即可救世？天底下的是非曲直哪有如此容易論斷，盧雲守護得住心中仁義，可無從辨別何為「正義」。

儒俠仁義的天真（也是楊肅觀要以政義修飾的原因）在於他只能獨善其身。人世間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是非判斷和行動因由，他的仁義無法同「政義」那般「佈施」於民，無從推己及人。正如小說後期盧雲心生的喟歎：「儒俠一心守護的，非為國家刑法、非為鄉願習俗，而是那三綱五常裏的人性。可他們血染衣襟，費心盡力，最後卻只能像這樣垮在這兒，輕輕地垂淚苦笑。失落的人生，失望的人間，可憐饑荒殺人，野獸吃人，可天下最能殺人的，還是人。濯纓濯足，皆由自取，方今世道如此，未嘗不是大家心中所願？何須誰來痛心疾首、誰來大聲疾呼？」¹⁵他的正道針對個人或許是對的，放諸天下國家則未必。他的仁義或許能處理好二人之間的事務，推而廣之則可能剛者易折。所以他邁出了「化方為圓」的關鍵一步，做出了信仰上的修正與反思，但仍未找到「仁義」的出路。儒俠的仁義，與楊肅觀的「政義」及佛國相對，是另一個理想主義的王國。但不同的是，這個王國裏，可能剩下的，只有一個孤獨的自我。

五、伍定遠與道義

在《英雄志》四大男主之中，也許伍定遠是平凡生活中最易發現的，最貼近現實生活的英雄原形了。這當然不是就他的武功而言，乃是以他

¹⁴ 孫曉，《英雄志卷二十：保衛京城》（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6年1月），頁86。

¹⁵ 孫曉，《英雄志卷十七：天之正道》（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3年1月），頁129。

的思維模式而論。雖然藝承天山，號名真龍，貴為正統朝的龍手大都督。但伍定遠不具楊肅觀天聽自我聽，天視自我視的「政義」，不及秦仲海一把怒火燒將起來打打殺殺一樣可以度日的「情義」，也觸不到盧雲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允稱最後聖光的「仁義」。他的原則十分簡單，是人生於世最基本的道義。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底線。正如秦仲海始終是個「孩子氣」的魔王，伍定遠即便成為了與楊肅觀並稱「威伍文楊」的當朝第一武將，他的內心處也還是當初那個恪盡職守的西涼捕頭。

是以他在詮釋「八十三加一」的問題是如是說：「八十三加一，那是滅人滿門。那日你們辣手殺死齊伯川，可曾想過他是齊家最後一個遺孤？照你看來，兩者所差不過一條人命，但你何嘗想過，多殺這一人，卻是滅人滿門！你們這群畜生在我面前殺一人、殺兩人，我都不會當你們做仇人，可你有膽在我眼前殺人滿門，我伍定遠身為西涼執法，便是爛成白骨，也要追魂到底！」¹⁶他的道義，便是人和社會所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正義。伍定遠不是什麼鐵面無私之人。他是個好人，向來講人情，留後路，從不趕盡殺絕。只有在觸動他內心深處那杆道德的天平與那把公理的尺牘時，他才會「義」無返顧，甚至捨身取「義」。但與秦仲海的「情義」困境相仿的是，身為個體的伍定遠，可以拋下一切去求索「道義」。可當他從微末的西涼捕頭成為執掌天下武備的正統軍大都督時，他的道義不再只是八十三加一這樣的計算衡量了。他所需要權衡的，所必須面對的，都遠遠超出了他的意識自覺，使他無從把握內心的分寸尺度，在彷徨猶疑心無定見的惶惑中痛苦掙扎，在道義的界限前來回蹀躞，難以做出對「義」的判斷。

孫曉曾經在談論自己最初寫作《英雄志》的目的時如是千里：「透過伍定遠的視角，理解並批判江充；透過盧雲的視角，理解並批判伍定遠；透過秦仲海的視角，理解並批判盧雲；透過楊肅觀的視角，理解並批判秦仲海。」這是一個精妙的人物內在的脈絡關聯，當江太師還是那個景

¹⁶ 孫曉，《英雄志卷九：神劍擒龍》（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2月），頁193。

秦朝第一權奸時，微末的伍捕頭敢於義正詞嚴凜然不懼地指斥其非。但當伍捕頭成爲了伍都督時，他才痛苦地明白了昔年江充那句：「伍制使啊，是非黑白絕不如你想的那麼簡單，真要把爛帳翻開朝中沒人討得了好。」盧雲理解並批判伍定遠，因爲盧雲理解伍定遠品性的正直和爲人的中庸，卻難以認可他對於體制的妥協，面向現實的退讓。他不再能是那個掛印棄官千里緝凶，誓與昆侖山周旋到底的伍定遠了。秦仲海理解並批判盧雲，秦仲海懂得盧雲的仁愛，知曉盧雲的至情，激賞盧雲的情懷理想。但他也嘲笑盧雲的教條，不屑遵守那所謂的「正道」。所以他替盧雲斬下那斷情絕愛的一刀，可反而誤傷了盧雲，留下情義的傷痕。楊肅觀理解並批判秦仲海，他佩服秦仲海的謀略膽識，許之以「天下英雄唯你我」的評價，他也欣賞秦仲海的自由率性、戰天鬥地。但他批判秦仲海反抗的隨性、鬥爭的幼稚和行爲認知上的局限。於是他禍水東引，把玉璽與孩子借盧雲之手送上了怒蒼山，逼迫秦仲海意識到自由的不可行，遊戲的不現實，澆醒他的情義幻夢。在這一系列人物關係之中，伍定遠可以說是四大男主裏最缺乏主體性的存在，這樣論述並不是否定他具備思想意識與價值理念，而是表明伍定遠的道義認知實質是世俗倫理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構。他的格局有限，無法突破規則與秩序的宰製確立自己的獨立意志，他是順勢而起的豪傑卻非扭轉時局的英雄。作爲主體，他就如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所言「這樣的主體除了『自由』地接受自己的從屬地位外沒有任何自由。」

值得玩味的是，孫曉在小說後半階段插入了王一通這個小人物，來間接爲我們帶來彼時已成名震天下的三位大人物楊肅觀、秦仲海、伍定遠爲人處事地價值判斷。書中首先是楊肅觀：「朋友，億萬眾生嗷嗷待哺，可天旱無雨，上蒼卻只交給我這麼多米糧……我若獨厚閣下一人對他們公平麼？」再是秦仲海：王一通順著那人指端去望，卻見山門前行來兩名僧人，四手合抬大木箱。箱體沉重，帶得僧侶腳步蹣跚，可四周百姓卻不體恤他倆的辛苦，仍不絕拋入銅子兒。當、當、當……不消一會，箱裏全是香油錢。王一通呆呆望向鐵腳男子，喉頭嘶嘶沙啞說不出話來。那人並不多做勸說，只將鋼刀交在了他的手中，反手拍了拍良民的腦袋

面露嘉許之色，跟著轉身離開。最後是伍定遠：大都督目含憐憫之光輕聲道：「於情我想放你。」王一通一聽此言，自是大喜過望。趙尚書則是慌不迭地叫苦，還不及搶話，大都督卻又歎了口氣低聲道：「於理……你持刀行搶國法不容……」王一通如中雷擊悲聲道：「國法不容……那……那我不就……」大都督低聲道：「對不起我沒法子幫你。」¹⁷作者借由王一通這個小人物呈示出了三位男主的價值立場與判斷。楊肅觀是天命際會，自是難違，眾生緣起緣滅都是自然之理，維持秩序不亂才是根本。秦仲海是天然的反叛者，他會教唆如王一通這般平頭百姓燃氣怒火，去打碎秩序，爭搶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伍定遠則在面對這個稀鬆平常的小人物時感到了情理對立的道義兩難。

「若要開脫王一通不難。只消一句話出口，學著江充的官場技法，趙尚書定會賣他個面子。其餘官差自也會乖乖聽話。若不想敗壞法政，他還有卓凌昭的冷酷做榜樣。只消將眼皮閉起對哭聲充耳不聞，來日殺死王一通的是三法司，與自己無關。怎麼辦？怎麼辦？該拿官職來壓呢？還是……還是要置之不理？年輕時官職卑微，遇上不平事只管義憤填膺、破口大罵奸臣。可十年過後頭上那個姓江的早已不見了，輪到姓伍的當家作主方知其間的為難。」¹⁸伍定遠沒有楊肅觀或者盧雲那樣的思想覺悟，也做不到如秦仲海那般放恣任情。他苦心堅執的，是公門中人的職志，他原本確信的，是社會基本的法度，是常人凜遵的道義。但道義是否能對等於公義或者正義？程式正義又如何能夠服膺人心，對與錯的界域是非難定，留下的是一個平凡英雄在道義上惶惑而苦痛的靈魂詢喚。

六、結語

孫曉稱自己的《英雄志》是一部「後現代色彩濃厚的文學作品」，而後現代的主要特徵即是「解構」，主張反對中心性、真理性的觀念，堅持不確定性。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曾經講道：「客觀真理這個概念，正在逐漸地從如今這個世界消失殆盡。」奧威爾憂心和譏刺的是政治口號與宣導遮蔽了真理的面目，就如楊肅觀的「政義」一樣。孫曉包舉在「後

¹⁷ 孫曉，《英雄志卷十八：吾國吾民》（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4年2月），頁155。

¹⁸ 孫曉，《英雄志卷十八：吾國吾民》（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4年2月），頁155。

現代思維」之中的創作野心則更大，他在書中直接質詢了「義理」是否真實存在。因此孫曉採用迥異於一般武俠小說的複調敘事手法並非是出自文人「炫技」的矜耀之心，而是就其創作意圖做出的深思熟慮之舉。一方面，他消解了過往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神話」，以社會性、政治性的眼光重新審視起武俠世界中「正義」、「公義」、「大義」這些似乎神聖不可侵犯名詞的內在本質與核心價值。雖從小說來看，整體有破無立，書中人物觀點林立，聚訟紛紜。但倒也符合作者所希求的有關英雄之「義」界定的曖昧和多義，能夠打破小說敘事進程中單一的話語引導，製造出多聲部同頻共振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在「後金庸時代」武俠小說作家困囿於前人創作的「影響焦慮」的大環境下，孫曉匠心獨運的揚棄傳統武俠小說的敘事模式，以更為宏觀的視野著眼於武俠小說中「義」的拆解與省思。借由質疑傳統武俠小說的俠義觀念，開掘武俠小說題旨的全新面向，成功使自己的作品跨度到足可接過前人手中火炬，繼往開來的武俠小說新世代。

「觀海雲遠」四位主角的英雄論爭，呈示出了多數武俠小說前所未見的觀念對壘和思想博弈。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有言：「當兩個片面充分的理由相互碰撞，悲劇便誕生了。」法國電影導演讓·雷諾阿也說：「在這世界上只有一件恐怖的事情，那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而在孫曉的《英雄志》中，理由充分的片面又何止一兩個。楊肅觀有，秦仲海有，盧雲有，伍定遠也有。甚至還包括江充、秦霸先、寧不凡、伍崇卿他們都有。連卑渺如小人物王一通，也有著自己的立場與苦衷，朝向皇天后土發出了吾為人夫亦為人父的慟嘆。孫曉選擇了直面並呈露這種殘酷的真實。他以複調敘事的形式結構精心編織了一張「英雄」立言抒志的對話關係網，並且煞費苦心的將之整合到統一的事件情境中（例如前文有提到過的王一通與楊肅觀、秦仲海、伍定遠三人的交集），為《英雄志》一書沉鬱悲涼蒼勁古樸的風格奠定了基調。通過小說複調敘事的伸引所牽脫出的意識激辯，則更是以思想的星火，給當下後金庸時代闐寂一片沉隱多時的武林重新燃起了令人延頸鶴望的燎原之勢。

參考文獻

(一) 引用專書

1. 米蘭·昆德拉(M. Kundera),《小說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8月),頁90、頁95。
2. 孫曉,《英雄志卷十七:天之正道》(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3年1月),頁79、頁129。
3. 孫曉,《英雄志卷十五:鎮國鐵衛》(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2年1月),頁109。
4. 孫曉,《英雄志卷二十二:八王世子》(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8年3月),頁91。
5. 毛姆(Maugham),《刀鋒》,周煦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3月),頁214。
6. 孫曉,《英雄志卷十三:海上孤鴻》(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9月),頁168、頁181。
7. 孫曉,《英雄志卷十四:正統王朝》(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91、頁226。
8. 林保淳,《縱橫今古說武俠》(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年7月),頁140、頁143。
9. 孫曉,《英雄志卷二十:保衛京城》(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6年1月),頁86。
10. 孫曉,《英雄志卷九:神劍擒龍》(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1年2月),頁193。
11. 孫曉,《英雄志卷十八:吾國吾民》(臺北:講武堂出版社,2004年2月),頁155。

(二) 引用論文

- 林保淳,〈顛覆與創新一孫曉《英雄志》述評〉,《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02期,頁34。